

●本书主人公以外商身份来到信安市，想重振旗鼓成就大业，却身不己卷入到官场的争斗不能自拔。面对市长助理对其办理合资公司手续的阻挠……

通过率先捐献巨款修复“凤落亭”，赢得省委书记的赞誉。度过危机。在主人公准备兼并信安市三家啤酒厂时，不料却被他最信任的朋友揭穿假合资内幕。追杀、绑架、官商勾结，黄粱梦一场……

王刚 著

官商



当代人生仕途『官』字小说书系

时代文艺出版社

官 商

王 刚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官商/王 刚 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7
ISBN7-5387-1588-6

I. 官…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07017号

官 商

作 者: 王 刚著

责任编辑: 李杰

责任校对: 章力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邮编: 130021)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吉林市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32开

字 数: 296千字

印 张: 14.25

版 次: 200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5387-1588-6/I · 1522

定 价: 22.00元

序

走进办公室，张海潮便感到气氛不对，沙发上坐满了正在等他的主儿。

他知道这些人并不是约好一块来的，而是不约而同一块儿来的。这会儿想扭脸转身就走显然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迎着众人冷峻的目光，强做镇静地走到大班台后坐下，随手把手包和汽车钥匙放在了大班台上。

先是两个大盖帽站了起来，把一张传票铺到了他的面前说：“请在我们送达的传票上签字！”张海潮扫了一眼，拿起笔签上了名字，法院三天两头来送传票，他已经认识这一男一女两个法官了。

众人目送两个法官走出办公室，又把目光聚集到了张海潮的脸上，张海潮脸色铁青，神情比他们更冷峻。

“张总，我们行这笔已经到期的贷款如果不能按时归还，我们也要马上到法院起诉！”

张海潮轻蔑地看了眼眼前这个贪婪的银行小信贷员一眼，知道如果不是行长逼得紧，他是不敢来对自己下最后通牒的。

“谁他妈在张总的办公室瞎咋呼，找死呢不是？”一声断喝打断了信贷员的话，众人扭脸看见一个膀阔腰圆、满脸横肉。带一个大墨镜的汉子走了进来，他走到小信贷员前摘下墨镜，

恶狠狠地瞪着他，吓得信贷员头皮发麻，再也不敢吱声。

张海潮急忙站起让座，满脸堆笑地叫着“三哥！”

三哥大大咧咧地坐在了大班台前的椅子上，皮笑肉不笑地盯着张海潮说：“老大让我给你带句话，要么这个星期连本带利把钱还了，要么就进棺材！”说完，从裤兜中掏出一把玩具手枪放到了班台上威胁道：“这是老大让我捎给你的礼物，放心吧，塑料的！”顺手又把张海潮放在班台上的汽车钥匙抓在手中，“老大还要借你的奔驰 600 用几天！你不会不答应吧？”

张海潮额头上冒出了细细的冷汗，眼睛直愣愣地看着三哥一摇三晃、气势汹汹地走出办公室，其他几个讨债的都鸦雀无声，像见了瘟神一般……



越过琼州海峡，驶上大陆宽广的土地，三菱越野车便平坦的公路上一路狂奔向北驶去。天空说不上晴，也说不上阴；公路边的景致说不上美，也说不上差。车里坐着三男一女四个人，可以看出经过长途奔波，他们已经显得十分疲惫。

张海潮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半眯缝着眼，脑子里还在不停地翻腾着昨天的那一幕。三哥是黑道上叫得响的人物，心狠手辣，说到做到，如果不是到了关键时候，他是不会露面的。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此时不走，肯定有性命之忧。一

夜没睡的张海潮直到把车开上了大陆的土地，心才稍微安定下来，忽然放在前车窗下的手机响了起来，吓了他一跳，他伸手去拿，还未碰到手又缩了回来。

手机不停地叫着，让人心烦意乱。

“老板，手机关了吧，反正你又不接！”后座的华仔有些受不了了！

张海潮似乎没听到华仔的话，仍然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前方，他知道，手机可以不接，但却不能关了，那样的话，找他讨债的人就会失去最后一丝希望，他们会发疯般地四处出击去寻找他，他要给他们造成一种假象，觉得他现在还在岛内，只不过日子难过，不愿露面罢了！

手机终于不叫了，张海潮的脑子却静不下来，他不知道这次“北归”的命运会是什么样？

一转眼六年的时间过去了！六年前坐着火车他充满幻想地离开了北方，离开了煤城那个颇有权力的机关，如果不是当时一时冲动离开的话，今天至少可以混个科长干干了！不，说不定混好了没准还能当上个副局长！建国不就已经当上副局长了吗？他小子哪儿比我强？

手机又响了起来。这些人今天肯定要急疯了，没准儿他们正在他的办公室发脾气、骂娘、摔东西呢！张海潮脸上露出一丝冷笑，老子今天远走高飞了，你们三年五载休想找到我。

好像打手机的人也失去了信心，手机终于不再烦人地叫了，张海潮的思绪又回到了六年前。现在想起来也不觉得是个事，太俗了，不就是争个副科长当吗？局长看他不顺眼，结果让亲信司机把位子给占了。

可这个不是事的事，在当时他硬是想不通，从而做出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决定。

不过他很为自己的勇气感到自豪。在局长办公室，他拍着胸口说：“我姓张的不稀罕副科长这个芝麻大的官，也不稀罕在你手底下干，老子辞职了！”

局长这混蛋也不挽留他，而是非常有涵养地对他说：“也好！也好！现在机关人多位少，人浮于事，正要精简呢！辞职也好，外边天地广阔，对你们年轻人来说，会大有作为的！”

他鼻子差点给气歪了，没办法，话已经说满，加上局长这一激，想不辞职也不行了。办完辞职手续，走出机关大楼，他像一下子掉进了万丈深渊，心里彻底没了底。

不过后来还是和局长又见面了，那时他在局长面前已经是亿万富翁的形象。大概前年吧，局长陪着家乡的父母官华市长一行到岛内公差，厚着脸皮来找他，他不计前嫌，只为扬眉吐气，派公司最好的车，他的那辆奔驰 op 拉着他们在海南岛跑了一个多星期，几乎玩遍了海南岛所有的风景名胜，光吃饭。游玩就扔进去了五六万，把局长高兴得屁颠屁颠的，说：“张老板，小张，幸亏当年你辞职我没有拦你，要不，你会混到今天这个样子？弄不好还在机关埋头写文件呢！”

张海潮的鼻子又差点被气歪了！真他妈的不是东西，我混到今天这个模样，好像他帮了多大忙似的！

人呢！太想争一口气并不好！仔细想想，好多情况下，他就是太想争一口气，而变得冒险、变得蛮干、变得固执。

六年前，东拼西凑五万元只身闯海南，今天，却背着上亿的债务仓皇北逃，真像做梦一样呀！

如果当初稍微谨慎一点儿，他也是挣了钱的，不多，也有几千万吧！可是地皮炒来炒去，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挣了那么多还不过瘾，又昏着头去银行贷款，特别是去借三哥他们黑道上的钱，在地价最高时又接到手中最后一个接力棒，闹得这辈子也休想翻过身来了！

还是人家香港王老板眼睛亮，见过大世面，大发了一笔就适可而止地收手不干了，光在他手里上少说也赚了几千万吧！要不是当初有先见之明，事先倒出一块地皮划到王老板的公司入股，现在可能也就彻底死掉了。

这块地皮是他剩下的惟一资本了！“东方不亮西方亮”，他要用这惟一可以利用的资本回到家乡再做一搏！

想到这里，张海潮又为自己的聪明感到庆幸，幸亏当初留了这一手，把债务都甩给了自己办的海潮房地产公司，大不了破产关门，只要不背运让三哥抓到就行。现在，我的身份是香港润通国际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张海潮睁开眼睛，见天色已渐渐转阴，司机海仔马不停蹄地开了十几个小时，有些坚持不住了，他让海仔把车停在路边，和海仔换了位子。

后边坐的华仔和靓妹艺儿看到老板要亲自开车，都兴奋了起来。忽然，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飞一般地超过了他们的三菱越野，艺儿不满地说：“老板，它超我们，快撵上它！”

华仔也满脸兴奋地用他那南方普通话说说，“追呀，老板，和它赛车，看谁跑得快！”

张海潮匀速而平稳地开着，并不为华仔和艺儿的话所动，他自认为经过这几年的磨练，他已经磨去了棱角，决不会像六

年前那样争强好胜，意气行事了。

艺儿见老板没有赛车的意思，感到无聊和乏味，丧气地说道：“真没劲，也没看到刚才超过我们的是什么牌子的车，华仔，你看到了吗？”

“没看到！”华仔也不无遗憾地说。不知是这句话触动了张海潮的哪根神经，他猛踩油门，三菱越野像一匹发疯的野马一样狂奔起来，向绝尘而去的黑色轿车追去。

其实，张海潮已经看到了超过去的是一辆豪华凯迪拉克，但他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一股子冲劲，非要追上去不可，似乎想要把这辆凯迪拉克抢夺到自己手中。

艺儿和华仔高声欢呼，将刚刚进入梦乡的海仔吵醒了。

三菱越野车向子弹一样射向北方，渐渐融入到灰暗的夜色当中。

二

北方的天气已经摆脱了严寒，连空气中也弥漫着春天的气息，让张海潮内心稍有燥动的感觉。自从到了海南，对季节的概念已经迟钝了，那里一年四季都是炎热的夏天，他已经很长时间没过过冬季了，严寒的冬天让他颇为想念。

六年的生命旅程，在那个远在天涯海角的岛上度过，让他经历了一生三四十年从未有过的磨练。从刚上岛人生地不熟，

做个小生意被人骗，到看穿生意场上的诡诈，去冒险、去投机、去骗人，直到最后为了拼死一搏而冒着生命危险去向黑道借高利贷，至今想起来还是那样的惊心动魄！那些日子，他有过日进百万的狂喜，也有一天蚀去近千万的恐惧；曾经当过纸上富贵的千万富翁，而今却是负债累累，巨石压身！

张海潮试想着如果他现在一天再去狂挣上几百万，会是什么感觉？可能已经无所谓了，决不会再有以前那样的狂喜，同样，对于今天的债务缠身，他也早没有了当初的恐惧。

自从一个朋友和他讲：“杀人放火让枪毙的有；欠银行的钱不还让枪毙的，还没听说过。”他就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不再害怕了！但不怕白道怕黑道，哪天如果被三哥找到，估计死期差不多就到了！

“老板，明天就到你的老家了吧？”艺儿打断了张海潮的沉思，她对老板刚才飞车追凯迪拉克的表现很满意，想和老板唠唠。

“老板的老家是什么样子？有现在这个城市大吗？”华仔也问。

三菱越野已经收起了缰绳，缓慢地行驶在平原省六朝古都东封市狭窄拥挤的马路上，张海潮边熟练地操纵着方向盘边说：“我的老家在平原省北部，产煤，是个煤城，说老实话，没有这个城市大！”

“煤城？那一定很脏吧？肯定到处都是黑煤灰！”艺儿皱着眉，一脸痛苦地想象着那个未曾谋面的城市的模样。

“老板，小城市能做什么大生意？我们回去不是做煤炭生意的吧？”华仔似乎也对那个“煤城”不太感兴趣。

华仔的话触动了张海潮，是呀，小城市能做什么大生意！况且三哥他们说说不定会摸到煤城来找他，回煤城还真有些危险呢！

“那怎么办？不回煤城去哪儿呢？”他没了主意。

说实话，这次逃离海南之前，他并没想清楚回老家之后要做什么！临走时，他给公司打了个电话，说要到外地转转，具体到哪儿，他没说，也没法说，公司的人知道他随意性特别强，可能多则七八天，少则三五日也就回来了，可是他们决不会想到，他这次是扔下他们和那一个烂摊子不管了。

东封市的交通管理很差，人车混行，还没到闹市区，就塞车了。自行车和行人胆大地在汽车长龙里来回穿梭，警察忙得手舞足蹈，口哨不停地吹响，但没有任何作用。张海潮无奈地看着这些不守规矩的行人见缝插针般地在车前挤过，知道心急也没用，就不急了。忽然，他又想起了局长那老杂毛！

那次局长到海南，他让局长露够了脸，使局长在华市长面前挣足了面子。听说一年前华市长已经高升到了省城，调到信安市当抓工业的常务副市长了，这倒是一个还没有利用过的含金量十足的关系，不能就这样轻易浪费了，要不上一次的“血”不就白出了！

“对，找他去！”张海潮拿定了主意，前边的车松动了一些，他重又打着火，可没挪两步，又堵死了，前边也不知到底堵了多少辆车？

百无聊赖，张海潮拿起手机，拨通了局长家的电话，很快，他听到了局长那令他作呕的沙哑的“喂、喂”声。

“局长，你好！我是海潮啊！”明知道老家伙已经退居二

线，但他仍故做亲热地叫他“局长”。

“谁呀？声音大一点儿！怎么这么乱呀！”局长没听清他是谁。

“我是张海潮啊！您听不出我的声音来了？”张海潮依然很亲热的口吻。

“噢！是海潮啊！你好，好长时间没联系了，现在还好吧？”局长的声音异常亲切，估计是退下来之后很少有人给他打电话的缘故。在海南张海潮的接待确实让他感到出乎意料，但他也不甚感激，知道这个姓张的不过是在他面前充大瓣蒜摆阔罢了。他打心眼里瞧不起张海潮的暴发户作风，可也犯不上得罪他，这种人说不定往后还有用，什么时间还可以再去找他蹭点油水，反正他的钱来得也不会很清白。

“局长，上次我听你说华市长调到省城了，正好这两天我要到信安谈个生意，想顺便去拜会一下他，不知你有没有华市长的电话号码？”张海潮不想和他过多寒暄，就单刀直入直奔主题。

“没问题！”局长并没有任何不快，非常爽快地告诉了他华市长的住址和电话。局长也想让张海潮去拜访华市长，以免华市长把他渐渐地淡忘了，那次海南归来之后，他和华市长的关系确实更进了一步，要不是年龄的原因，他说不定在华市长的提携之下、还能再官升一级呢！

“老板，明天我们到信安去吗？听说那里的风景好漂亮。好有名啊！”听出张海潮要去信安的意思，艺儿兴奋了起来，和煤城相比，信安应该算是一个好地方了！

“对，明天我们到信安去找华市长聊聊！”上次华市长到海

南的时候，华仔、艺儿他们也都见过。

张海潮心中渐渐有了底，他隐隐约约觉得幸运之神会再一次和他握手，他相信他是一个吉星高照的人。

三菱越野车缓缓地在这个平原古城的灯光之中，化做星星点点，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三

信安国际饭店的条件很不错，一大一夜的休息让张海潮感到神清气爽，彻底消除了疲劳。在南方闯荡了六年，虽然生意场上大起大落，不幸挣钱挣成了负数，但场面和世面他确实没少经历。出差在外，哪怕公司的账面再紧张，排场和面子他是不会丢的，住就要住当地最好的宾馆，而吃倒不一定顿顿要上豪华酒店，他对吃不是很挑剔。

他刚才和华市长通了电话，约好晚上到华市长府上拜访。

“华仔，你和艺儿到路东边的信安商城去买些礼品，晚上到华市长家去！”张海潮吃午饭时向他俩交待。

两人答应了一声便走出了餐厅，海仔无事儿可干，也撵上要一起去，被张海潮叫了回来，让和他开车到市区转转。

以前在煤城工作时，他没少来信安，但自从到了南方之后，就没怎么再来过，他想今天先走马观花的随便看看，对这个城市的现状有个了解，以后说不定就在此扎根了！

浓荫蔽日的林荫大道、直耸蓝天的高楼大厦、高架立交桥、醒目的广告牌、川流不息的人流，这些往日习以为常的景象，今天却感觉十分不平常，甚至有些亲切感。

省城毕竟是省城，比起南方的城市，虽然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比起他生活了三十年的煤城，却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商人的脑瓜最精明，看到信安的市容市貌，他就能想到，城市越繁华，说明资金涌入得越多，这里的经营环境可能就越宽松，留给人发财的机会就越大。

一幅“空手套白狼”的模糊图画开始在他的脑海中勾画，让他内心一阵激动。

三菱越野开到信安市的标致性建筑——双塔附近，一块巨幅的广告牌撞入了张海潮的眼帘。广告牌的色彩已略显陈旧，可以看出时间已经不短了，那是本地狮象啤酒公司的狮象牌啤酒广告。信安市几年前曾爆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啤酒大战，张海潮在南方也看到过许多家报纸的长篇报道。信安市共有国营的信安啤酒、集体的狮象啤酒和乡镇企业的泰克啤酒三家啤酒厂，啤酒大战爆发的诱弓；是江河日下的信安啤酒厂，利用糖酒会即将在信安召开的良机，想重振一下昔日的老大雄风。他们调集本厂的五六辆宣传彩车到老对头狮象啤酒公司的门前一遍又一遍地敲锣打鼓示威。没想到被狮象啤酒公司出动近二十辆汽车抄了后路，把市啤酒厂的大门堵了个严严实实，致使交通堵塞，秩序混乱，导致信安警方被迫介入调解。就在信安啤酒厂和狮象啤酒公司打的头破血流之际，泰克啤酒厂趁火打劫，在两家的厂大门附近低价倾销泰克啤酒。随之打起了一场

三败俱伤的价格战。再随后，有关三家啤酒厂啤酒质量方面的谣言不胫而走，不仅使三家啤酒厂元气大伤，而且相互之间也结下了难以调解的深怨。

历时一年多的啤酒大战，后来虽然在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强行干预下偃旗息鼓了，但三兄弟自相残杀损失惨重，外地啤酒趁机蜂涌而入，一举占领了信安市的绝大部分市场份额，从此，信安本地啤酒企业一蹶不振，步入绝境。

张海潮眼睛一亮，心中有了主意——能不能在啤酒上面做些文章呢？

海仔对信安的道路不熟，车开得不快，正好可以使张海潮从容地浏览一番市容。从城市热闹繁华的景象来看，凭他的直觉，他猜测信安的地价肯定不低。在海南，他栽在了炒卖地皮上，所以做房地产的念头在他脑海一闪即逝，他再也不想染指这个行业了，何况目前全国的房地产市场严重不景气，恐怕三五年难以复苏。

东转西逛，串大街走小巷，直蹒跚到夕阳西下，张海潮才过完了逛街瘾，叫海仔掉头回国际饭店。

四

华兴国临下班时，让秘书推掉了今晚参加恒泰有限公司招待会的邀请，他要见见张海潮。在海南短短几天的接触，他已

经对张海潮有了较深的了解，这是一个看重关系，舍得下大本钱的年轻人，对他这种人，举手之劳帮上几件小忙，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超值回报，他现在需要结交一些这样的人。

自从调到省城之后，工作干得就没有在煤城那么顺。他在煤城干了四年市长，人威权重，上上下下对他都颇为敬重，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刚当市长时，凭着刚上任的冲劲，加上煤城资源丰富、工业基础好，他一鼓作气，将煤城的工业抓得蒸蒸日上，连续三年经济指标位居全省各市前茅，颇得省领导特别是陈副省长的好评。

去年，煤城市委书记退任市人大主任，省委组织部找他谈话，提出两条路供他选择，一是接任市委书记，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另一个是接受陈副省长的建议，调到省会信安任主抓工业的常务副市长。

他慎重地考虑了两天，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当市委书记，是市里名副其实的一把手，算高升了一级；而调到省城当常务副市长，则不过是平级调动。图实惠，还是偏居煤城当一方诸侯的市委书记好，可是要想长远发展，还是到省城前景更光明些！

他不是那种当个地市级干部就满足了的人，他要凭着他的才干、他的年龄优势在官场上再上一个台阶，何况是陈副省长亲自点将让他到信安，他知道领导信任往往就蕴含着极大的机遇。

他抱着满腔热情和无限期冀来到了省城，想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抱负，好好施展一下拳脚，没想到接下来首先体会到的竟然是巨大落差。

在煤城当了四年正职，他的意见往往就是结论，连市委书记在他面前也很少发表不同看法，可是到了信安，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市委常委会上，市长和其他常委连续两次否决了他对市工业结构调整的意见和对市大型直属企业人事任免的建议，认为前者不符合信安的实际情况，后者容易引起企业班子不稳定。

常委会上碰了一鼻子灰就够让他憋气的了，更可气的是他分管的几个局委和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其中为数不少的干部似乎对他也不是很买账，多次出现安排下去的工作他们拖拖拉拉、软磨硬泡甚至阳奉阴违的情况。本来那次他是铁了心的要拿几个不听招呼的企业一把手来开刀，杀几只“鸡”给“猴”看，谁知道，“鸡”没杀成，自己反而让“鸡”给啄了。

时间长了，他渐渐意识到省城是一个不显官的地方，像他这样的地市级干部，一抓一大把，多的是了！且不说省四大班子及省直机关数不清的领导，单就下属的大型企业的厂长、经理为例，哪个享受的不是地专级待遇？哪个不神通广大？哪个和省市领导没有一点交情？有的厂长厂子搞不好，但关系却走得十分精通，常往省里边跑动为自己铺路搭桥，以至于出现过个别厂长头天还在他组织的会上发言讲如何扭亏，而第二天就调到省直机关上任去了，马上又变成了主管他某项工作的顶头上司。“得罪不起啊！”他发自内心地感叹道，省城的一个小科长可能都手眼通着天，他这个煤城来的市长根基还真的没法与他们比。

一年多的时间，磨去了他原本突兀的棱角，他不愿再四面出击去得罪人了，否则他现在坐的常务副市长的位儿，就可能